# 山河无恙，皆因有“你”

张书涵

我一直以为，日子就该是这样过的：闹钟响了，母亲把粥盛好放在餐桌上；公交站台，司机从后视镜里确认每个人都站稳了才关门；晚上打开家门，外卖小哥把热乎的饭递到手里……

我甚至觉得，这世界的默认设置就是如此——直到那个巴勒斯坦少年出现。在电视里，记者问他：“长大后想干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我长不大，我会被炸死的。”

那晚我翻来覆去睡不着。我忽然意识到，我所拥有的“默认设置”，在另一个坐标里，是奢望。而这份奢望得以日常实现，不过是因为，我脚下的这片土地叫中国，而这片土地上，有人替我把风雨挡在了我看不见的地方。

我决定，要在心里给这些人留几个位置。

一个位置，留给风雪中的“迷彩服”。

我在教室做几何题的时间，西藏边防线上有人正顶着风雪巡逻，脸冻得发紫，手皲裂得握不住筷子；我在家吹着空调吃西瓜的下午，抗洪大堤上有人扛着沙袋往水里跳；地震废墟上，他们用手刨出受灾者；边境线上，他们用身体挡住来犯之敌。他们也会想家，也会疼，但穿上那身迷彩，就再没说过一个“退”字。

我甚至不知道他们大多数人的名字。但这声谢谢，得有人说。

一个位置，留给沉默的实验室。

现在，北斗在天上给我们指路，高铁在贴地飞行，神舟一趟趟上天，蛟龙一次次入海，杂交水稻让亿万人端稳了饭碗。这背后，是一群人把头发熬白了，把名字藏起来了，把“卡脖子”的清单一条一条划掉了。他们不常出现在聚光灯下，但他们让我这样的少年，坐在教室里的时候，心里不慌。

一个位置，留给凌晨的徐州。

我赶早自习出门时，环卫工人已经扫完了半条街；烈日下的建筑工地上，钢筋被晒得烫手，他们戴着厚手套一根一根绑扎；公交司机一趟趟重复着相同的路线；深夜的急诊室，护士的脚步声就没有停过……

他们没有一个惊天动地的故事，但少了他们任何一个，我这一天可能都过不顺当。城市像一个巨大的钟表，他们是里面的齿轮，看不见，但一直在转。

一个位置，留给讲台上的老师。

老师，您那伞是不是专门往学生头顶偏的？每次护送我们出校门，您右肩总是湿的。您教我们做人的道理；您带我们组织活动，更教会我们什么叫担当。清晨学校的老师们比谁都先到，雨天老师一个一个发消息问平安，生病了还撑着来上课。三尺讲台站了那么多年，粉笔灰染白了鬓角，但老师们看我们的眼神，一直没变。

还有一个位置，留给徐州城里那些把“煤灰”变成“青山”的人。

以前徐州“一城煤灰半城土”，现在是“一城青山半城湖”，这中间隔着几代人的手，一锹一锹挖走了灰，一棵一棵栽出了绿。还有那些穿着红马甲的志愿者，危难时站出来，平常日子里也站在路口、守在社区，用一点点善意，把这座城捂热了。

最后一个位置，我想留给爸妈。

爸爸累出了房颤，妈妈摔成了骨裂，两个人一瘸一拐地给我做饭，一个扶着一个送我上学。我说我自己能行，他们摆摆手说“顺路”。我心里清楚，哪有什么顺路，不过是放心不下。他们把所有的难都咽下去了，留给我的，永远是桌上那碗不凉不烫的粥。

我把这些位置一个个填满的时候，忽然觉得：感恩这件事，光在心里想是不够的。它得落到实处——落到我踏实做的每一件事里，落到我将来能够伸出手去接住别人、替别人挡一挡风雨的那一天里。

山河无恙，岁月温柔，皆因有“你”。

# 越红尘

月嘉关

（接上期）

男子好似几日几夜没有睡过觉一般，始终半闭着眼睛，散乱的头发将他蜡黄的脸遮住了一半。他费劲地喘息着，时而剧烈地干咳几声。

黑脸男子忍无可忍，转身拍着瘦弱男子的桌子道：“你个痨病鬼快些给老子滚蛋！”

瘦弱男子咳嗽道：“我已经几日没有吃过东西了，若不吃些东西哪有力气走路！”说完又干咳起来。

“老子劝你还是早些死了吧，早死早投胎，免得祸害他人。”黑脸男子咒骂道。

“他与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何要咒他死？你瞧他都病成这个样子了，你就没有一点儿同情心吗？”冬儿忍不住起身替瘦弱男子出头。瘦弱男子让她想到了自己的爹爹，当年她爹爹带她流落街头，也是因为病体缠身，处处遭人嫌弃，临终前将她送给了郭家庄做婢女。

“哎哟，这痨病鬼艳福不浅啊，竟然能让美人替他出头。”黑脸男子向四下看了看后，瞧着冬儿道，“我也病了，你也关心关心我吧！”

“你，你无赖！”冬儿气得嘴唇发抖。

瘦弱男子的眼睛突地睁开，向黑脸男子瞧去。

“你个痨病鬼竟然敢瞪我，信不信老子大耳光抽你！”黑脸男子怒道。

瘦弱男子似要说话，但终究没有说出，又将眼睛闭上。黑脸男子更加嚣张，向冬儿道：“请美人过来陪老子喝一杯，老子自然不会再赶这个痨病鬼走了。”

“冬儿坐下！”郭小玉向黑脸男子笑道，“我敬英雄一杯如何？”

“那敢情好啊。小美女陪老子喝酒老子就满足了，何况还是你这个仙子亲自来陪老子呢。”黑脸男子开心至极。郭小玉端起手中茶杯，向黑脸男子走去，其他食客俱对黑脸男子艳羡不已。

郭小玉来到黑脸男子身前微笑道：“下人无理，我以茶代酒替她向你赔罪了，请英雄干下此杯。”

“我干，我干。”黑脸男子喜出望外，接过郭小玉手中的茶杯向四下举起，炫耀道，“仙子饮过的茶我死了都要喝光的。”说完一饮而尽，“好喝好喝，美人再来一杯。”

他同桌的五名男子一起站了起来淫笑道：“美人可不能偏心呀，他能喝得你饮过的茶水，我们也要同他一样。”

郭小玉咯咯笑道：“你们要如何一样？”五名男子见郭小玉如此好说话，胆子更大，其中一人道：“你将我杯子中的酒喝下一半，剩下的留给我。”

郭小玉笑嗔道：“你这人坏得很，想着法子占我便宜。好吧，就依你吧。”

突然，黑脸男子大声道：“哎呀，疼死我了！”五名男子纷纷训斥道：“老吴，当真可恶，装疯卖傻做什么，只许你喝得美人的茶，就不许我们喝她剩下的酒？”

黑脸男子额头上流出豆大的汗珠，手指郭小玉怒道：“你到底给我喝了什么？”

郭小玉咯咯笑道：“茶水呀，只不过本姑娘从来不喝一般茶水。”其他五人突然反应过来，惊问道：“难道你在水中下了毒？”

郭小玉笑道：“你们这些人当真不会说话，我只是不忍拂了他的心意罢了。”其中一人怒道：“他有何心意？”郭小玉惊讶道：“难不成你们都没有听见？他说的，死了都要喝下我杯中的茶水。”

黑脸男子疼得将桌上的碗筷以及盘子都推到地上，向郭小玉求道：“女侠饶命！我错了，请你将解药给我吧。”郭小玉向怀中摸了摸突地惊叫道：“糟了，解药我忘记带了。”

五人已经瞧出郭小玉故意在戏弄他们，相互瞧了一眼，突地一齐向郭小玉挥拳打去。其他食客正为郭小玉担心之际，突然见有五条人影飞向空中，随后重重地摔落下来，有的摔倒在地上，有的摔倒在桌子上。郭小玉则浅笑盈盈地立在原地，好似她与此事毫不相干一般。

五名男子爬起后，一个浓眉汉子向郭小玉威胁道：“你胆子不小，知道我们是谁吗？”

郭小玉道：“你既然要说，我也阻拦不住呀。”

浓眉汉子冷笑道：“紫竹帮你总该听说过吧？”

郭小玉微笑道：“我从未听说过。”浓眉汉子怒道：“好，算你有种，我们走着瞧！”说完与同伙架起哀号不止的黑脸男子向外走去。（未完待续）




投稿邮箱：3304315815@qq.com

# 那日，有双亲相伴

倪润梅

清朗恬静的清晨，我陪着父母，到城中公园观赏热闹的秋菊展。

顺着青石小路缓步前行，先映入眼帘的便是雅致的菊艺长廊。长廊的木架上整齐陈列着一排排精致的花盆，各色秋菊在花盆里悠然自在地绽放。它们有的素净如雪，花心簇拥着一圈嫩黄的蕊丝；有的覆着浅橘色轻纱，温润明媚；有的色泽浓紫，柔光温润，层叠错落的花瓣，恰似轻柔细腻的绢缎一般……母亲连忙取出随身的老花镜，伫立花前，静静凝神观赏。

辞别馥郁芬芳的菊艺长廊，绕过玲珑假山与清浅荷塘，我和父母慢慢走到了绚烂的金菊坛旁。我们许久便期盼着一睹这片盛放的名贵秋菊。此时，一株饱满的金菊正从青翠繁茂的枝叶间托举起圆润饱满的花盘。花瓣边缘晕染着淡淡的鎏金光泽，两三枚花苞圆润可爱，青嫩花萼承托着细密翠绿的叶片。

只见它迎着微风轻轻摇曳，纤细花茎微微晃动，整株花枝温柔地颤动。时而迎着暖阳舒展瓣叶，昂扬盛放；时而轻侧花枝，静立于青叶之间。父亲指着盛放的花枝缓缓说道：“你看这秋菊，经得微凉风霜，依旧开得这般鲜活挺拔。”嘿，果真自有傲骨丰姿。

不远处一抹浓艳的花色吸引了目光，我们连忙移步前去观赏珍贵的墨菊。听园区管护的师傅介绍，这是菊展中的稀有品种，前不久才从外地引种入园。

此刻，墨菊静静挺立在花坛之中，肆意舒展花瓣，粗壮挺拔的花茎稳稳扎根沃土，承托着硕大饱满的花头，自带沉稳雅致的气韵，晕开一片深沉雅致的花影。花型丰腴端庄，瓣叶层层叠叠，宛若一匹质感细腻的深色锦缎。细碎花叶铺展在花簇下方，小巧花心隐匿瓣间，带齿的叶缘随风轻轻颤动。丛生的菊叶青翠挺拔，宛如一柄柄小巧的团扇。最动人的便是层层叠叠的花瓣，开合有度、舒展灵动，瓣梢微微卷曲，雅致十足。瞧，清风拂过花枝，瓣叶缓缓舒展摇曳，层层花影轻轻荡漾。啊，清雅脱俗，韵味悠长！母亲望着盛放的墨菊，笑意盈盈连连赞许。

园中秋菊品类繁多、姿态各异，真是百态千姿、各有风韵。我们驻足流连、不忍离去，直到日光西斜，才缓步慢行，满心不舍地辞别公园。归途之上，我们闲谈笑语、指点风光，那素雅洁净的白菊、明媚热烈的金菊、端庄深沉的墨菊、灵动小巧的雏菊……一幕幕娇美花容，依旧清晰浮现在眼底心间。